玉塵新譚

淸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鉛山費雲仍文孫閱

言語下

辛郁原名太公弱冠遺太宗於行所上問何人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舊太公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

張後裔在并州唐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詔入

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從者無子男老位臣翼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宗大悅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蘇致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時人號爲粲花之論

裴晉公午橋莊有茂草盈里名小兒坡公每使數羣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也

宋孝宗幸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淨輝曰旣自飛來如何不飛去輝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幸天竺見觀世音手持念珠問曰何用輝曰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已孝宗大喜

周玄素善畫　太祖諭曰爲朕畫天下江山繪於殿壁玄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

詔惟　陛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　太祖
即操筆倏成大勢玄素對曰　陛下山河已
定量能復動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　太祖問刑
部郎袁凱對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既見深歎其家法厚賜
遣出　高后曰伊食指千餘人欲爲　陛下
事何所不能　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世同

居何以得此對曰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笑遣還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或言解大紳文字不應泛與人荅曰何嘗見雨露擇地而施

閟司寇讞獄不稱旨　孝宗怒甚諭劉大夏曰

爾弟云古昔何人執法如此太夏對曰嘗聞

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

劉瑾欲結好康武功康不爲往後瑾以脩怨北

虺將因事加害康聞之遂自詣瑾瑾延見喜

溢望外亟款洽焉康徐謂瑾曰昔高力士寵

冠羣臣爲李白脫靴至今高其義君能之乎

瑾直前曰試爲先生効之康曰僕何足稱今

李夢陽數倍李白以非罪陷縲絏君誠能出

之卽數倍高力士耳璡稱善次日李得釋

王新建對人每論人皆可爲堯舜一日令蒼頭辟草堦前有客問曰此辟草者亦可堯舜耶荅曰此辟草者縱非堯舜使堯舜辟草當不過此

世宗登極日御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楊大學士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經筵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

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相嵩語顧華玉身與文待詔周旋不見荅將無太簡顧曰此乃所以爲徵仲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李于鱗將應召許殿卿餽之鱸李謂徐比部曰

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賮盈鎰亦難矣

瑯琊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

汪伯玉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睥睨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荅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舍近矚而事遐尋荅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

詹侍御蘇大行將入朝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爲

誰從者以詹對蘇便曰贍之在前詹聞知爲

蘇卽回首曰後來其蘇

玉 政事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

歷經其雨輒注有二縣僻在山間傳駟不往獨

不雨父老以爲請嵩乃曲路到二縣入界卽

雨

劉寵令東平有惠政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贈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忘文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

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
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謝玄暉爲宣城內史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
郡亦告治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
盡風流文采颺炳一時
魏僕射臨代登舜山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或
鑿不辭不歸四字於上收見曰此非遺德即
命鑿去之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姚善就錢芹質經義芹曰此書生事耳公有官守何不讀時務乃出一冊授善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于謙爲大司馬數出奇勦虜朝廷賴以安時人謂遠過李剛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敢言功乎

韓文爲留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孔鏞守交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開

陳利害盜感悟酋長百輩從來中丞韓雍徵

盡戮之孔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

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秖敗吾信

盛杲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刼庫杲潛登庭樹賫

朱墨二缶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旦閉城

門索命還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儲靜夫在吏部一時人士竦然咸曰儲君陽秋

可畏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愼曰

使彼無憾我無憾

盛顒爲束鹿令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

理輙叩頭聽受不復辯

徐旬容以廉儉著聲民有舉冠侈服者出必遇

責爲具稍遜侈必相戒

李攀龍出守順德人問所以治郡李曰使吾僕

僕道途睨上官顏色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父老問疾苦爲興除脫

若承蜩耳

李邢州在郡囹圄空虛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

之飲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稱青挾七首以

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

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

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張陽怒曰賊汝百

金胡二十也秤之良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踰刻殪巨盜于樽俎閒遠近靡不領首

文學上

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窺戶外嘗夢蛟龍入懷中作春秋繁露

漢武帝時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曼倩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

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
枚皐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
之譽而長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句揚子
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閒飛書馳檄用枚皐
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
者竇攸對曰名鼮鼠載在爾雅詔簡書如言
賜帛百匹

邯鄲子禮年弱冠著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

定先是魏朗已為此碑文成未出見子禮所

作嗟嘆不暇遂毀其草

魏武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適近出瑀隨從因

於馬上具草筆之曹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損益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制或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錞于也遂

依于賓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當朝理事决斷如流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几案襍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安西無繇
自達乃負書候沈車前狀若貨鬻者安西取
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梁武帝問徐僕射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儀
曹郎勉曰孔博士識見精通詳練故事帝即
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通
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任彥升謂之孔獨誦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繇岷

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
云漢頴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
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
服其博識
任彦升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
顯芳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彦升簡周
書果如其說
蕭琛稱裴子野袠畧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虞寄上瑞雨頌梁武稱賞顧其兄荔曰此卿之

士龍也

清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門人劉日杲出子閱

文學下

唐玄宗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以及時務勝者升焉惟張九齡譚論風生得升此座

李白凡所登臨每有吟詠過武昌見崔顥黃鶴

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孟襄陽客遊長安閒過秘省爾時秋月新霽諸
英華令賦詩襄陽句曰微雲澹河漢疎雨滴
梧桐舉座嗟其清絶咸閣筆不能爲繼
唐文宗語左右云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
以爲君嘗召學士於内庭論經較量文章宫
人以下侍茶湯飲饌
裴晉公脩福先寺請皇甫持正作碑酬以千縑

湜曰碑文三千字每字一縑更減不得也裴

笑而足之

薛濤在高千里席上適有邊報千里令濤作樂

府即爲句云聞說邊城苦今朝到始知顧將

筵上曲唱與隴頭兒舉座稱賞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簡出處司馬溫公

聞人言新事即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

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王荊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曰先入者爲之主

蘇長公語劉景文云軾平生無他快意惟作文章意所到處則筆力曲折無不盡之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米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

劉王性嗜古 太祖鍾愛之呼蜀秀才

宋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會博貫羣籍談論風

婺雷厲嚴陵徐尊生曰南宮以舌爲筆學士以筆爲舌

景中丞在太學時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景乃詭言實巳書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慚憾既出景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三代以還書耶

北地作詩或句字未工郎棄弗錄何舍人深惜之李荅云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世評何仲默文侵謨匹雅欲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顧使君曰信陽詩雖峭俊終是北地多一臂力

楊太史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潟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猶未稱潟字後一年太史偶閱莊

予遂改晛日愈光曰渴虹晛目古今奇句

雷禮鄭曉二人皆博雅禮淹通釐辯曉尤留心

國朝典章世稱尚書知古端簡知今

顧華玉閱王子衡愼言稱云特標妙義

王大司冦云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濟南造玄

七子聚薊門結社賦詩每一詩成人人自得至

濟南片語出又還顧自失咸歎服之以為莫

能及

廖學士雅自負博聞又雄于辯嘗設數事詞朝紳無有解者乃舉問魏裳魏隨事縷陳應荅如響廖竟不能小屈

吳峻伯云元美見荅三絶較閱委頓時披誦可作益氣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嵩謂客曰此酒之名幾一見張詡詩耳王應聲曰杜詩有之水經注亦有之嚴便出二書令簡視果然

王廷尉贈徐子與長歌十絶句録寄李那州遊

盧柟在李那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潄内

獨步茂秦瑣瑣水鄉十倍不及也

宗廣陵嘗曰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

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

胡宗憲燕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

鐃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

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捋明臣鬚曰何物

沈郎雄快若是

魏順甫著楚史成時楚人何某亦爲之或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緇素不可合也無已寧箧吾史

方正

楊子雲撰法言蜀富人賷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曰此人富而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
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宋弘薦桓譚於世祖召拜議郎桓特妙於絲竹
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趨
責譚譚望見弘便失常度世祖怪問之弘謝
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盧植師事馬南郡南郡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

仇香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因徐諷以交結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

漢靈帝問楊侍中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

晉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彥曰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後彥
爲交州偏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
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
乃止
游肇爲廷尉持法平上嘗勑肇有所恕肇不從
曰陛下自能恕人何必令臣曲筆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
冰令工人鏤爲鳳獸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

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唯張曲江不受此惠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
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太祖賜劉璟鐵簡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
奏事不直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服
鄭克敬受知　高帝嘗賜宴値其父沒悲不食
飲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

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劉長史嘗以使至燕　王與之奕劉勝　王曰卿獨不少讓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環何敢讓

孔約教諸皇孫　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靭可屈伸云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約連杖至十數是夕皇孫熱作　上怒召約責之約厲聲曰昔漢明帝尊師重傅今奈何

曰事至此奈何郭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朧胡勢莫過吾與此賊誓相存亡當不令諸君獨死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本不諳弓馬竟不許

楊文懿淡泊自處未嘗干進權貴重其賢欲援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嫠婦登

白首而改節

王封丘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舉大木爲耶許歌有蒼頭奴乘馬鞭役者背王問知爲馬太宰治第遂停車執奴下重朴責之曰若國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努爾汝坐鞭之乎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後封丘以最治聞

楊黃門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

訴于　上上曰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故事當祀水神有司以請李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何仲默在中書有同官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以棺何叱却之逎自出金爲𧶘

王幹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

勞苦及之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寧滁召孫中丞不屈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孫揚
聲曰朝廷亦何負于汝
有客謁梁公實欲餌以延年術梁哂曰吾名在
天壤間政恐盛著不了安事長生客慙而去
海瑞爲淳安令抗直不阿鄢懋卿以鹽法都御
史廵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
裝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勝

行潚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歛威去之

周王深慕文徵明欲召致不得遣人致幣文辭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啓函文謝曰尊者賜啓之而還却不恭竟不啓

清言卷之三

清言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閲

雅量

晉武帝問劉仲雄朕可方漢之何主仲雄對以桓靈帝云那便至此仲雄曰更有不如者帝大笑曰桓靈之世未聞此言今朕有卿故爲勝之

羊太傅在軍身不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郭代公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題畢朗吟之其物遂滅

陽城家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迎之奴猶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鎭暴卒不及指揮
後事軍中諠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刃迫楚
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
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
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
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
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

感服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耳

龔叔安微時嘗獨行爲狂者擠池中幾溺死或援以出請治之龔曰亦復何足理

解大紳嘗曰處其心如在熙春麗日閒則天下無可疾之人

御史李鐸嘗詆斥梁文康後大理丞鈌按格宜

鋒銓司以爲嫌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擬

權鋒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
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詩劵纘
禹神功語出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
有貞忠臣豈有自撰詩劵露逆謀之理耶武
功得釋感其義許以女婿其子後自金齒歸
負盟士權亦無言

林誠嘗極詆商文毅　上怒欲譴誠商進曰誠言不無所見且　陛下喉舌之司今以臣故加貶如言路何誠得復職

耿九疇爲太宰嘗考一官得實怒又改評考功郎儲巏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部屬方會集省中九疇爽然了無忤色

楊廷和在閣久漫無建白　武宗南巡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

意後審計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屠太宰新衣白綾甚凈有一吏捧硯誤傾墨汁屏息請罪公曰吾方嫌其白而欲染之適與意會

孔寺丞坦率宏恕於物無爭所居園圃近水常有夜涉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爲起橋盜慚不復渡

陸粲嘗論張永嘉褊急無大臣體張陳疏几上

日披閱者再或謂浮士出語無當不足以損

張曰疏語最是艮劑方圓自克耳他日請告

棹過吳門乃特訪陸山中終身謂其愛已

瞿文懿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遶舟乃

厲聲叱曰吾在胡爲者卽應聲滅

楊容城廷杖時或遺以蚺蛇膽楊笑曰吾自有

膽何蚺蛇爲却之弟飲一巵酒畢受杖

蔡子木在京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

合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宴備賓主禮身行酒炙曰吾惡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

識鑒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文淵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文淵見之自失況慰之曰朱勃小量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文淵爲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

令

班孟堅少時王仲任特愛之嘗撫其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

劉揚州卒孫討逆命太史慈往覘時慈新附左右皆謂必不還孫曰子義舍我當復從誰且其人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也果如斯返

曹公聞孫權以荆州資劉先主大懼方作書不

覺筆落於地

阮嗣宗知曹爽必敗及爽輔政召籍爲叅軍因以疾辭屏居田里歲餘爽誅凡所引用俱罹禍時人服其遠識

王仲寶幼時袁尹聞其名旣而見之歎曰栢椽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叔玠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毋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

等過其家李閱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月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房玄齡較讎秘書省高孝基語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倚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宋末時宗人趙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爲

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
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
我當輔之時無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
隆中諸葛也
劉文成舉進士揭奚斯見而歎曰此魏玄成之
流而英特過之濟將具也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遽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
能平達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主上將裂

地而封之抑遂其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胡惟庸未相時劉中丞嘗目之曰是將僨轅犢
犁
太祖嘗令　東宮讞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
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眞訊之果然　上曰
汝那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
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烱烱定非盜耳
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王驥征麓川謂者回云彼有象陣王思象畏鼠
此間無所得乃廣摻猪猫數百爲備臨陣悉
放出象懼而奔遂勝

韓襄毅征兩廣蠻冠軍至大藤峽道有儒生里
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莫能自拔
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
怒顧左右縛賊左右初疑爲良民旣縛而袖
中利刃出乃悉斷頭頸挂箐棘中賊大驚沮

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

徐武功治張秋河百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就謁問術僧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數日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愛珠吾能使之去乃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

中官金英奉使道金陵公卿俱餞送江滸薛德温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

廷尉耳

宸濠謀逆人情洶懼王司馬獨云有王守仁在

彼朝廷可無憂未旬月果捷音至

賞譽上

漢世京師目鄭康成曰經神何休爲學海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張紘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

玉雕磨盎光不足以損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荆州劉景升以爲賓客爾時禰正平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及南見戩歎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諸葛武侯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子瑜曰殷德嗣秀才今之僑肸也

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謝惠連年十歲特爲康樂所賞識康樂嘗過會稽郡語方明曰阿連詎可作常兒遇

任太常幼便知名王丹陽雅欽重之以爲當時無輩楮彥回亦嘗歎云中散家兒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

梁簡文目劉中庶曰玉潤瀾清又云琰琬為心

玄黃成釆

楊津見楊遵彥少時目之曰駒齒未落已是龍

文

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為著翅人文帝

歎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李白少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益州見之歎

曰是子天才英特不減相如

唐代宗目王右丞藻思泉飛襟情雲散

王士源評孟浩然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

黃太史道李伯時風流文雅不減古人政自爲畫所掩

徐霖稱謝君直如鶯鶴摩空不可籠縶

盧摯目徐杰之曰南州高士